

# 晚清 帝制 風雲

禍起东南(下)

美河五十州 著

《一寸河山一寸血》作者耗时五年，  
只为精雕细琢这一部不一样、最真实的历史故事。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关河五十州 著

# 晚清帝国风云

祸起东南（下）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清帝国风云. 祸起东南. 下 / 关河五十州著.

—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3.3

ISBN 978-7-5502-1367-8

I. ①晚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8934号

## 晚清帝国风云之祸起东南(下)

作 者: 关河五十州

选题策划: 精典博维

责任编辑: 喻静

策划编辑: 张轩洋

封面设计: 肖杰

版式设计: 博雅工坊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00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9.5印张

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1367-8

定价: 32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82061212转8050



# 目录

第一章	现场直播	/ 001
第二章	戏从对手中来	/ 023
第三章	平乱专家	/ 043
第四章	血途征程	/ 067
第五章	用时间来熬	/ 089
第六章	从天国到人间的恩仇	/ 109

第七章	第二号人物	/ 139
第八章	猛龙过江	/ 161
第九章	接力棒	/ 187
第十章	过零丁洋	/ 213
第十一章	海港风暴	/ 253
第十二章	狭路相逢	/ 277

# 第一章

现场直播



晚清  
留国风云  
WANQING  
LIUGUO FENGYUN



自太平军起事以来，咸丰可算是遭够了罪，没黑没白地忙，只觉得时间不够。

更让他觉得晦气的是，花了这么多力气，成效却越来越低。前线送过来的奏折，不是说这里让人给捅了一刀，就是说那里挨了一棍。久而久之，皇帝的自信心大受打击，都不怎么敢相信自己能赢了，直到曾国藩崛起。

湘潭大捷点燃了喜庆的炮仗，然后岳州、城陵矶，甚至是武昌克复的捷报都接踵而来，让人几乎有应接不暇之感。那情形，仿佛是倒霉了一千年，眼看着就要转运了。

原来人生也可以充满活力！

按说办理团练的在籍官员不止一个，包括曾国藩在内，共有四十五人之多。然而除了曾国藩，没有一个做出成效，不是半途而废，就是无疾而终。曾国藩成了今年的主打款，一众官员中，就数他最帅，帅得一塌糊涂，帅得无边无沿。

还依稀记得在京时，这家伙跟打了鸡血一样，拼着命往上递意见书的情景。也幸亏他当初留了一手，要不然，现在纵使能收到礼包，也得落下一个不会用人的恶名。

这显然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得赶紧用，重用！

尽管曾国藩出任时有言在先，守孝期间不接受奖励或升职；但咸丰仍授他以署理湖北巡抚一职，并赏戴花翎。

署理的原因，就是考虑到曾国藩尚在守孝期间，一旦守孝期满即可转正。

然而仅仅七天之后，咸丰又急匆匆地收回了这一任命。

## 奸臣与忠臣

具有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一次君臣谈话之后。这次谈话的主角，一个是咸丰，另一个是军机章京彭蕴章。



军机章京不是军机大臣，说穿了只是军机处的文书，专门帮着军机大臣们抄抄写写，比如王鼎案中那个给穆彰阿通风报信的陈孚恩，就是军机章京。由于军机章京实际参与了机要，所以也被称为“小军机”。

彭蕴章在当时很有名气，一辈子写了很多书。若是将他写的书一本本码起来，比他人还高哩！然而此人学问归有学问，却是食古不化，在政务上迂腐得很，是一个“有学无识”的典型。

咸丰跟他聊天，起初只是想抒发一下自己的好心情，没指望从这个木讷的小军机身上得到什么高见。

咸丰说：“你想不到吧，曾国藩这么一个书生，竟能建成奇功！”

彭蕴章当然也是书生，这话听了足以让他浑身醋味儿乱冒。

于是他来了一句：“曾国藩不过是前礼部侍郎，一个老百姓罢了。小小百姓，在乡间竟然能够一呼百应，随者以万人计，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？！”

就是这么不阴不阳的一句话，让咸丰脸色大变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
很多人将咸丰的防范心理归结于“满汉藩篱”：曾国藩是一个汉臣，一个汉臣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，手中又掌握兵权，对满族当政的王朝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。

应该说，有这个因素，但这并不能概括全部。清代并非没有汉臣掌兵权的先例，比如横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名将岳钟琪就是一个典型。当时雍正任用岳钟琪，谣言满天飞。仅雍正自己收到的举报信就有满满一筐，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，要替祖先报“宋金之仇”云云，雍正根本就没有予以理睬。

其实很多时候，忌谁不忌谁，跟出身没有多大关系。康熙时期的鳌拜（满八旗），雍正时期的年羹尧（汉八旗），谁是纯汉臣？他们的下场可比岳钟琪惨多了。

因为对方是汉臣，就想着要给其穿小鞋，那可叫后人太小看这些清代皇帝了。

其实在曾国藩之前的江忠源，也是手握兵权的湘军将领，不照样得到咸丰的信任重用，还被授以安徽巡抚？

这件事应该说是个案，其中彭蕴章的话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。他抓住了

两点，一是咸丰已经被下面的造反搞怕了，唯恐一不小心再跑出一个什么“秀全”来跟他捣乱；二是咸丰一向非常看重湖北的战略地位，认为它的作用和价值远在广西湖南江西诸省之上，潜意识里就不愿将如此重镇轻授予人。

在咸丰眼里，曾国藩与江忠源虽都出自于湘军，但两人并不相同——江忠源的定位是武将，任务就是打仗；曾国藩却有号令一方的作用。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时候，虽有个“湖南帮练大臣”的名义，其实是赤手空拳，竟能一下子支起如此大一个摊子。如果让他长期据守湖北，谁又能担保他不会黄袍加身，成为一个“曾秀全”？

要知道，在当时那种内乱频仍的情况下，想趁机跳出来自己做皇帝的人不计其数，让人防不胜防。

人心之复杂难测，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。从此咸丰就对曾国藩不太放心，而且这种心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难以消除。

经过深思熟虑，咸丰决定收回成命，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，专办军务——反正打仗要紧，就是让你当湖北省长，估计你也没那闲工夫。

话虽这么说，可咸丰的朝令夕改，不可能不引起曾国藩的疑惑。从其他渠道得知个中内幕，他的心顿时就沉了下来。

原来是皇帝在猜忌我！

曾国藩的脸色变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军事上好不容易有了点儿起色，可以替皇帝分忧解难的时候，得到的竟是对方的不信任。

他曾国藩像岳钟琪一样，毫无疑问是一个忠臣，然而他有办法让咸丰知道他是忠臣吗？没有！

这种时候，最好是朝中有人，能帮着说上两句，可偏偏朝中无人。当年的座师穆彰阿身为首辅之际尚不为咸丰所喜，何况早就被咸丰赶回家，闭门思过去了。

在给朋友的书信中，曾国藩谈到了东汉时的大吏杨震。

关于杨震，有一个极著名的桥段，说有个曾被杨震推荐的官员为表示谢意，晚上给他送钱。杨震拒而不受，并且说：“我们是老朋友。我这个老朋友了解你，可是你却不了解你的老朋友，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。”

送钱者愣了愣，还没回过味来，以为杨震担心事情败露会使名誉受损，因

此赶紧压低声音：“您老别怕，天黑着呢，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的。”

碰到这么不上路的，杨震只好拉下脸来：“天知，地知，我知，你知，何谓无知？！”

一席话说得来人羞惭满面，落荒而走。

杨震能力出众，又廉洁奉公，出仕二十多年，官衔只升不降，一度位居太尉。那时候的太尉可掌全国军事大权，比清代的首辅还吃香哩！

这样一个大人物，没有丝毫把柄可握在别人手上。但皇帝身边出了那么几个宵小，一通耳朵咬下来，使皇帝对杨震有了看法，结果罢了杨震的太尉之职，并下诏遣送其回乡。杨震气不过，在路上便服毒自杀。他死前留言：“以杂木做棺材，以粗布做寿衣；不回祖先墓园，不要设祠祭祀。”

一代名吏的愤慨和无奈，让曾国藩在阅读史书时感同身受，而对方的不幸遭遇又令他悲从中来。

对于身处前线的曾国藩来说，这种感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：当你竭尽心力，顽强奋斗的时候，那些既无能又妒贤的家伙却在背后指指点点。到最后你极可能爬得越高，摔得越重。

当然，这些都只能在心里面嘀咕。若是单纯从论功封赏这个角度看，咸丰其实并没有慢待曾国藩：你以前是侍郎，现在没多长时间就让你官复原职了。

再说回去，古来忠臣一个样，曾国藩和杨震记恨的都不是皇帝，他们恨的是专门拆自己人台的彭蕴章之流。曾国藩也不是非当那个湖北巡抚不可，他是想利用这个职务，好好地经营湖北；进而以两湖为后方基地，逐步逼近天京——这种稳扎稳打战略，倒与安徽石达开的作战方针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湖北巡抚当不当没关系，战略构想最重要。曾国藩上书咸丰，要求在武昌待上一段时间再说。

咸丰却忍不住了。战事拖得越久，越要消耗银子，他能有多少银子去消耗呢？就此而言，太平军拖得起，他拖不起。而前面赢的那几仗又让他对时局产生了乐观情绪，认为湘军只要再赢几仗，摆平太平军就不是什么难事。

他回复的谕旨让曾国藩无话可说：“既无地方之责，即可专力进剿。”——你又不是湖北地方官员，跟太平军作战才是你的职责呀！别废话，快点儿动身吧！

再赖下去就有抗旨不遵的嫌疑了，曾国藩只得放弃初衷，率军东下。

要出武昌，就得先闯田家镇。

田家镇与对岸的半壁山相对峙，两处所夹江面仅一里多宽，堪称天险。无论你是要由东溯江而上，还是由西顺江而下，都得问它答不答应。所以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中日武汉会战，日军要进入武汉，田家镇仍是必过的一关。

武昌失守后，杨秀清将石凤魁和黄再兴拿京问罪，并派燕王秦日纲坐镇田家镇。

秦日纲的军事才华十分有限，指挥能力乏善可陈。参看一下秦日纲指挥过的战役，也是败多胜少。

不过此君无才固无才，却有“忠勇信义”——说白了，就是对上级俯首帖耳，你让他干甚就干甚，从不敢有任何不同意见。

在太平天国早期分封的诸王中，秦日纲地位仅次于翼王石达开，高于任何朝臣。但他却可以把姿态放得比谁都低，让人几乎忽略了他也是个王。

杨秀清对他发号施令，他一点儿折扣不打，恭恭敬敬地服从命令，老实得就像杨秀清手下的一个普通兵丁。等到天京事变，洪秀全下密诏诛杀杨秀清，他又马上翻脸，把杨秀清一家人杀得干干净净。正因如此，无论是杨秀清还是洪秀全当政，秦日纲都能够高枕无忧，吃香喝辣。

很多时候，奸臣与忠臣，奴才与人才，前者总是比后者更得势更讨好。不过这一次，杨秀清又用错了人，并将继续为此付出代价。

## 无防护炮战

秦日纲到达田家镇后，即全力组织防御。他盯准的是江面——天险嘛，不好好利用，岂不亏了？

最好的办法是截断航道，不让湘军水师从这里开过去。秦日纲在长江上拉

起六道大铁链，每道铁链相距数十丈。在铁链下设有安放火炮的固定木筏和小船——一方面用于拦截，另一方面保护铁链，形成了一道密集火力网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杨秀清专门运来的木牌水城，有两岸的土城要塞，再加上铁链前后绵延数十里的水营船队——秦日纲有足够的理由认为，他的江上要塞已是固若金汤；湘军水师再怎么牛，也难以从正面突破这道防线。

秦日纲的战略思路是，以江面防御来确保田家镇。但他疏忽了一个地方，那就是田家镇对面的半壁山。事实上，半壁山是田家镇的天然屏障。半壁山若有闪失，田家镇则无藩可恃。湘军完全可以通过这一制高点，用火炮对田家镇进行覆盖式打击。

这一缺漏，让曾国藩抓了个正着。

1854年11月20日，罗泽南和塔齐布先后集兵于半壁山下，对守山的太平军发动猛攻。

秦日纲事先未能在半壁山周围组织起强有力的防御，加之此时两军士气可谓一升一降，所以守军接连失利。三天后，半壁山即告失守。

犹如做外科手术，曾国藩拿下半壁山后，下一步就是要对江上的铁链动刀，双方的水上特种部队也终于到了面对面决战的时刻。

自衡阳练兵以来，曾国藩就认准水师是重中之重，他把相当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水师的组建和发展上。

初期的湘军水师在战船数量上无法与太平军相及，作战经验也很欠缺，因此吃过多次败仗。无论靖港水战还是城陵矶水战，湘军水师都败得极其难看。但曾国藩好就好在能吃一堑长一智，此后他便扬长避短，用陆师来弥补水师的损失——借助陆师胜利的空当，迅速对水师进行补充。所以，他的水师虽然损失得多，但是恢复得也快。

在战略眼光上，杨秀清和他任用的一干将领都落在了曾国藩后面。太平军水营看上去很庞大，却始终只是“虚胖”。整个水营用的还是改造民船，水勇也没有经过多少专业训练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还不太讲究水陆配合，基本上是各打各的。结果是：水营赢，无关大局；水营输，满盘皆输。

在先前的武昌之役中，由于石凤魁和黄再兴指挥不当，水营的四千艘战船

尚未投入战斗就被湘军焚之一炬。太平军水营虽曾拥有上万艘战船，但家业再大也经不住如此挥霍，眼见得船只和水勇都越来越少。至田家镇之战，秦日纲统领的水营已是太平军仅存的一点儿家底。

1854年12月2日，湘军水师在彭玉麟的率领下，向太平军水营发起进攻。

湘军水师的两大名将，文为彭玉麟，武为杨岳斌。

彭玉麟是湖南衡阳人。当初曾国藩一到衡阳练兵，便四处访求贤士。衡阳人说，谁也贤不过彭玉麟，那真是人中麒麟。曾国藩听说后，便立即出面邀请彭玉麟。

彭玉麟不肯去，原因跟曾国藩在湘乡时一模一样：母亲病故，只想在家守孝。

拥有相同的遭遇，曾国藩自然知道怎么去动员——这时要跟彭玉麟探讨什么事业功名，对方会毫无兴趣。所以曾国藩对彭玉麟说的是，现在天下大乱，父子兄弟且不能相保，你还能指望一个人安安静静在你母亲墓前守孝吗？

经过曾国藩“三顾茅庐”反复劝说，彭玉麟终于答应出山，但与曾国藩约法三章：功成必身退，且“不要官，不要钱”。

说彭玉麟为文，并不是说他只会文不会武。事实上，彭玉麟曾经像江忠源那样有过“剿匪”经历，是打过仗的。他的“文”，是说他出身文官。

湘军水师跟陆师不同，陆师给把刀就能上阵，因此即便是儒生也能做营官；水师要求则相对高一些，起码你得懂水性吧。在湘军水师，十个营官，有九个都是新提拔的武员，只剩一个会玩笔杆子的——那就是彭玉麟。

文有文的好处：会思考，能动笔。水师草创之初，规章制度一片空白，若没有彭玉麟从旁相助，曾国藩的一个脑袋会变成几个大。

自湘潭水战以来，彭玉麟已屡次与太平军水营交锋，被称为“以书从戎，胆气过于宿将”。但他还从未有过田家镇水战这样的体验——具体来说，就是多了那六道横江铁链。

彭玉麟由此将所属进攻部队分成两组，第一组是敢死队，驾二十条快蟹，任务是冲到铁链下面并弄断它；第二组是掩护队，专管发炮，以吸引太平军水营和来自田家镇岸上的火力。

敢死队在冲锋时沿半壁山一侧前进，不发炮不仰视，只管做准备工作。这样一来，敢死队就最大程度避免了对方的炮火攻击。

全部的火力几乎都集中在靠近田家镇这边的掩护队身上，炮弹如雨般飞来。

早在水师创建之初，彭玉麟就下工夫研究过防炮之法。和曾国藩一样，他也是从古书里面找答案；甚至拜的老师都是同一个，那就是明朝将领戚继光。

火炮在明朝时被称作火铳，与明军作战的倭寇装备了大量的火统。在《纪效新书》中，戚继光记录了他抵御倭寇火铳的方法：一种是将十几层渔网罩在战船左右两侧，依靠渔网的坚韧和细密来拦截弹丸，唤作罟网；另一种是戚继光的独家发明——刚柔牌，简单说来，就是在盾牌外面套一层竹篱笆，中间以生牛皮、被水浸湿的棉絮、人的头发依次编织而成。

按照戚继光传授的经验，只要使用这两大法宝，起码在四五十步之外，倭寇的火铳根本无法穿透；到二三十步距离之内，虽可穿透，但威力已经大减。戚家军不仅以此为掩护，还能举着刚柔牌进行反击。

刚刚看到这几段的时候，彭玉麟别提多高兴了。想想戚老师真够意思，什么都不保留，什么都传授——您老人家怎么就知道几百年后还有人用得着呢？

彭玉麟当下——借鉴并试验，可是试验的结果实在让人沮丧：无论罟网还是刚柔牌，一炮就给打穿了。

不是戚老师藏着掖着，只要动脑筋想一下就知道了——几百年前的火统，其威力能跟几百年后的火炮比吗？

当然，只要你防御了，也不是一点儿效果没有。在战船四周围上一道牛皮，多少总能起到一点儿保护作用。但是这不治本，还容易影响官兵的斗志和作战效率。

彭玉麟一狠心，索性把罟网、刚柔牌、牛皮等物统统撤去，令船上无遮无拦，实施无防护炮战。然后他带头脱去上装，赤膊拿一把大刀立于船头，并大呼一声：“炮弹要是有眼，就先把我打死吧。”

见主将不怕死，众人立刻胆壮起来，视危险如坦途。有谁低下头来躲避炮弹，还会被众人讥笑为怕死鬼。

没了畏畏缩缩，动作就不会走形，可以踏踏实实放炮，同时战船也不会停

顿。然而这种疯狂的打法必然要付出惨重代价，因为炮弹毕竟不长眼，也不认识你究竟是勇士还是懦夫。

在田家镇水战中，湘军水师相当多的伤亡均来自于掩护队。后来水师将领在向曾国藩汇报，说到“损失如此之惨重”时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## 出奇制胜

太平军的护索水营虽不断放炮，但也构不成密不透风的火力网，存活下来的湘军水勇依旧能够猛力反击。结果有的太平军小船还未装上炮弹，就被炸沉了。其他人看到湘军如此悍不畏死，也多半开始胆怯起来，纷纷朝岸边闪避。

依靠掩护队不顾生死的护持，敢死队的快蟹终于冲到了铁链旁。

江中有维系船只的竖链，这个细，用斧头和钳子便足以搞定；最难截断的是连接两岸的横链。

横江铁链古已有之。早在三国后期，东吴便采用了这一防守策略。他们在半壁山上游的西塞山江面拉起铁链，以阻止西晋东进。

晋军大将王濬熔断铁链，从而一举击破东吴自以为牢不可破的江上防线，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“千寻铁索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头”。

王濬是怎么熔断铁链的呢？史书中的描述是：制作巨型火炬，长十余丈，宽数十围，中间灌以麻油。当巨型火炬遇到铁链，即可将其熔化。

彭玉麟打造了相仿的火炬，在每一艘快蟹上都放一口装满油脂的大锅，下面装有风箱，将油脂烧到滚沸。水勇冒着炙人的高温，将铁链拉到火焰上进行煅烧；等烧到一定程度，再用铁钳将铁链夹出，放在预先准备好的铁墩上；几个人拿出打铁的劲头，手执利斧，猛砍一番，便能将铁链砍断。

不到两个时辰，六道横江铁链全被砍断。

铁链一断，第三组进攻部队“挤而过”——从断开的铁链中间穿行过去。



湘军水师的另一个名将杨岳斌上场了。

杨岳斌原名杨载福，家里从他爷爷辈开始就都是绿营武官。绿营虽然整体上病病歪歪，但也不乏塔齐布那样的龙虎之辈。

杨岳斌其时已是三十二岁，若是继续待在绿营，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熬出头。关于这一点，只要拿关天培、陈化成、杨芳、向荣等人的简历出来瞧瞧就明白了：一帮老头，最小的六十多岁，最大的七八十岁，人家算算还都是特能干的名将哩！此情此景，让年轻人看了非得落冰窖里不可。

在加入湘军之前，杨岳斌是营千总，官衔为正六品；仅仅一年之后，因在湘潭之战中立下大功，便被擢升为正五品的守备；同一年，升都司，正四品；又是那一年，升游击，从三品。

一年之内，他连升三级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肯拼命，光升迁就能升到眼花缭乱的程度。他杨岳斌有什么理由不拼命呢？

杨岳斌也的确敢拼能拼。有一次湘军水师进攻受挫，杨岳斌对彭玉麟说：“敌军有十倍于我的战船，要想取胜，非得出奇不可。”

杨岳斌所说的“出奇制胜”，就是亲自驾驶一艘小舢板向太平军水营发起突击，彭玉麟亦率部紧随其后。在他们二人的鼓动下，湘军水师不顾一切地冲向太平军船队，反过来将太平军给冲散了。

不过在田家镇水战中，却出现了让人困惑的一幕：杨岳斌率部闯过铁链后，并未直接向太平军发起攻击，而是顺流冲到下游去了。

这是杨岳斌等湘军将领从城陵矶一战中得到的教训。当时广东总兵陈辉龙要乘风进攻太平军，杨岳斌劝他说，顺风难收队，不能去。陈辉龙不听，结果招致大败。

杨岳斌冲到下游，一方面是要截断太平军水营的归路；另一方面则是要逆流而上，从容地对太平军展开攻势。

水军近战，主要战法都是火攻，不是我烧你，就是你烧我。当天的风向也怪，突然就刮起东南风。这股风让太平军不仅无法东撤，还陷入一片火海之中；战船被毁四千余艘，被夺五百余艘。

太平军在田家镇再也守不住了。1854年12月3日，秦日纲率残部退往九江。